

主持人：尊敬的上淨下空老和尚，中西先生，午安；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，阿彌陀佛。今天是我們一行人訪問日本最後的一天，我們現在是在日本大阪師父下榻的旅館房間裡，我們為了要多錄一點「仁愛和平講堂」的節目，所以爭取時間在這裡我們又再次的錄影，希望能帶給各位很好的開示，讓各位能夠受益良多。我們這次也邀請到中西先生，他是日本西山大學的副校長，同時也是教授。他今天來到我們節目中，他有幾個問題要來請教師父。我首先請中西先生跟大家問好。

中西先生：

主持人：謝謝中西先生。我們現在就來請教師父幾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次來到日本，昨天在奈良到東大寺，我們看到東大寺那邊的住持也都是為了世界和平、為了團結宗教在努力；他們也都是經常的在祈禱，希望世界和平，希望種族能夠融洽。尤其是我們上淨下空老和尚，現在在全世界到處弘法，到處在促進宗教的多元宗教的融洽，還有多元種族的融洽；師父念念不忘世界和平，念念不忘拯救眾生，念念不忘消災免難。我覺得很奇怪，也就是說日本他們也提出同樣的一個問題，在台灣、在東南亞我們也感受到同樣一個問題，就是說大家對於佛教都有很大的誤解。他們大家認為佛教是迷信的，而且認為佛教是消極的，很多很多的這個誤解我們不曉得應該要怎麼做。作為佛教徒或是說應該要向所有的大眾來解釋，到底佛教是怎麼樣的一個宗教？我們佛教徒都在做些什麼？我們事實上是在很賣力的在為眾生，在為這個宇宙人間，在為社會、為國家，我們希望有很大的貢獻，可是還是遭受到很多的誤解

。想請師父給我們開示，讓大家能夠多了解佛教。

淨空法師：這個問題簡單的說，就是社會一般大眾對佛教產生的誤會。這個誤會很普遍，我在年輕的時候也非常懷疑，以為佛教是迷信、是消極、是不切實際，因此就沒有意願接觸佛教。一直到我在台灣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，他老人家在授課的最後一個單元居然是佛經哲學，我感到很訝異，佛經為什麼是哲學？方先生告訴我：佛教經典確確實實是現代世界上，哲學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科目，他說這是世界最高、最圓滿、最究竟的哲學，同時告訴我，修學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聽了他的課，感到非常訝異，多少年來對於佛教的誤會一旦澄清了，這才有意去逛寺廟。

逛寺廟的目的沒有別的，就是找經典來看。因為在當時台灣的社會一般書店都買不到佛經，佛經在市面上數量非常的稀少。台灣印佛經的地方只有三個地方，台北有一個印經處，台中有個瑞成書局，台南有個慶芳書局，只有這三家印很少量的經書。所以我們要想讀佛經那只有到寺廟，寺廟裡頭有藏經樓、有圖書館可以利用，這是我自己親身的感受。以後學佛，我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對台灣佛教影響很大也很深。

至於怎樣幫助社會大眾澄清對佛教的誤會？這使我們想起台中慈光圖書館最早舉辦大專佛學講座，它起了作用，起了帶頭的作用。慈光大專講座的緣起是馬來西亞有三位在台灣留學的學生，他們是佛教徒，有一年寒假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天氣很冷，冬天，他們到台中向李老師請教。李老師很親切的接待他們，留他們在圖書館住了一個多星期，特地給他們編了一個課程，就是以後講座裡頭用的《佛學概要十四講》。那個時候老師每天講兩個小時，一個小時講一講，兩個小時就兩講，上午；下午就是研究討論，所以一個星期把這個課程講完了，就是十四個小時。這是緣起，帶頭的是馬來西

亞蔡榮華居士，他那個時候好像是在政大讀書，政大四年級。

我們那個時候住在台中，這是李老師的常隨眾，所以就跟著隨堂上課，一起學習。到了第二屆，他們同學就把在台中學習的介紹給同學，所以第二屆來了十二位同學，第一屆四個同學，第二屆十二個同學，學習期間也是一個星期。在這個學期結束之後，台灣佛教就有一樁大事發生，這個大事是台灣大學周宣德老居士（他是那邊的教授），在台大成立一個「晨曦學社」，就是佛學社。這個訊息因為周老師（周宣德老師）跟我們李老師是老朋友，也都是早年皈依印光法師的，所以他們是同門的師兄弟；消息傳來之後，大學裡面設佛學社，大學生開始學佛了，老師非常歡喜，就跟我們談這個問題。

我聽了之後就就跟老師說（跟李老師講）：老師，大學生學佛未必是一樁好事情。他兩個眼睛瞪起來：這怎麼不是好事情？我說這是高等知識分子，如果他們學佛，要是沒有正知正見的人指導他，他要是走向邪路，我們中國人常講「先入為主」，那什麼人幫助他改正過來？李老師聽我這個話，想想有道理，他講這是大家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。他就問我，他說那怎麼辦？我就跟老師建議，我們慈光圖書館正式辦一個「大專佛學講座」，我們來開幾門課，我們也來招收大專學生，將來他們是大學生，我們這裡也有一批大學生，可以跟他辯論。老師說這個主意很好，這個主意好。所以我們就研究，老師把我找到他的小房間，我們兩個在研究開哪些課程，所以我們一起擬定了六門課程，請哪些人來教。

六門課程，這就是按照大專學生剛剛進門給他們介紹佛法，第一門就是李老師已經編好的《佛學概要十四講》，這是把佛法介紹給大家做一個說明，這是李老師編的；第二門課就是《八大人覺經》，《八大人覺經》不長，可以說是佛經裡面的佛學概論，它只有

八條，前面兩條是小乘，後面六條是大乘，這大小乘統統都具足，所以這是一門課程。第三就是解門，佛門有解門、行門。解門一個就是性宗，性宗解門就採取《般若心經》；相宗解門也特別給學生編了個課程，就是「唯識簡介」，《百法明門》唯識簡介，李老師編這個課程。行門裡面就是一個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這是大乘的行門；第二個我們也不能忘記淨土，就是《阿彌陀經》。

這六門功課，這是我們商量決定了，決定之後要請老師。請老師，李老師自己擔任兩門，一門就是《佛學概要十四講》，另外就是《阿彌陀經》，他說這不好講，所以他講這兩門。《八大人覺經》就找的徐寬成教授，徐教授，另外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也找了一個老教授，這法相唯識就找的徐醒民，好像《般若心經》就找周家麟，這是請了這幾個老師這陣容就正式開課。

修學期間一個月四個星期，暑假來開這個小座。很難得來了有一百多個同學，裡面還有六個研究生。上午上課，下午就討論，討論是提問題來解答，解答問題也是李老師。我參與這個講座，這算正式第一屆，第一屆我參加了講座。老師頭一天解答問題，他答的，到第二天他就把這個課程交給我了，他說：我太忙了，你幫助我解答問題。所以我每天接受學生兩個小時來問問題，時間是一個月。我跟學生講：我盡量回答你，知道的我都可以給你答，不知道的我們再請問老師，反正後面有老師。這一個月下來之後，同學們所有這些問題我都把他解答了，沒有遇到一個難題。這個風氣在台灣就把這些寺廟裡頭，像佛光山、像法鼓山，還有一些寺廟，懺雲法師、煮雲法師，這些法師紛紛都利用寒暑假辦大專講座，所以大專講座就在台灣形成一個風氣。

以後，我離開台中之後就遇到道安老法師，他在中國佛教會那個大講堂，就用個「中國佛教會大專佛學講座」，他是主任，他是

主辦人，請我去當總主講。所以我那次到日本來，跟他老人家一起到日本來正好三十年前，那一年我四十八歲，我的身分就是中國佛教會大專佛學講座總主講，跟他到這邊來訪問日本。我們那次訪問二十多天，將近一個月。這樣一來，這個影響就很大，因為學生學佛就變成風氣，好像很時髦。學生多了，這學校裡頭講師、教授他就不能不學，他不學什麼？學生要問他，他答不出來就不好意思。所以這樣一來老師也要學，講師也要學，這就把這個社會風氣帶起來了，於是說佛教迷信、消極、不切實際，這個問題不必解答，自然就沒有了。

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，那就是宗教教育，佛教的教學要進入到高等知識分子。因為這是大家一般人看到，他是大學生，他是一個博士生，他總不會迷信！民間說是沒有念過書的，或者是只念過小學的，你說他迷信，能講得通的；你對這些人，你總不能說他迷信，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。所以我們想在其他的這些地區，不妨我們自己有道場的，我們利用寒假、暑假一年至少辦兩次。這兩次的時間，時間短，一個星期可以；時間要能長，兩個星期很適合，兩個星期。這是介紹一些大學學生，甚至於老師，中學的老師，高中的學生也可以來參加，人少數，以大專學生為主，我們可以做這個工作。

在平時，如果說是真的想把佛教或者是宗教教學提升，讓大家曉得這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，決定不是迷信，那麼這個工作就非常重要了。所以這以後台中慈光圖書館，就把這個課程當作我們弘法利生裡頭重要的一個環節。平常我們對台中本地的，台中有幾個大專學校，那是每個星期天上課，今天學校放假，這些學生來參加；寒假、暑假就是對台中以外的其他各個縣市，讓他們來報名參加，所以收到很大的效果。所以我在這邊，昨天去訪問東大寺我也提

出這個構想。他如果真的辦這種講座，我們在海外也可以邀些同學們來參加，幫助他做影響眾，慢慢的把日本大專學校這些學生、研究生帶動修學佛陀教育的興趣。

所以我們要做正名的工作。古人常說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，這正名的工作很重要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佛教，中國人喜歡簡單不願意麻煩，現在太簡單了不行，一聽佛教，人家就說這是迷信，那我們再加兩個字進去，佛陀教育，用佛陀教育大家就曉得這屬於教育，所以正名非常重要。我們在台灣，我成立的這個小道場、小機構，我是用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，我在香港成立這個小的機構是「佛陀教育協會」，我們都用佛陀教育，而不用什麼寺，不用什麼會，我們用這種方式，所以名正言順，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

近代夏蓮居老居士提倡「學會」，淨宗學會，這就有一點教育的意思在裡頭，不再用蓮社。他用這個名詞就能夠跟上時代的潮流，不至於讓一般人產生誤會，所以是用「淨宗學會」、「淨宗學院」。我聽到這個之後，尤其是黃念祖老居士跟我談到夏老的用心、用意，我很懂得，我在海外就給他宣揚，鼓勵大家成立淨宗學會。實際上淨宗學會就是從前的蓮社，淨宗學院就是從前的經學班。現在經學班大家說這是宗教，所以我們學院跟現在一般學校用同樣的名詞，容易讓人理解，不至於再造成誤會，這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。那我們在台灣做這麼多年來，產生很大的效果，所以這很值得其他地區來做借鏡。

中西先生：

主持人：謝謝。我們再請教師父第二個問題，既然佛教是這麼好的一門學問，而且又是很有智慧、很高深的一門學問，那麼我們應該要如何來修學？如何才能夠得力？是否應該一門深入或者是多方面的去探討？請教師父給我們一個明確的開示。

淨空法師：在中國，不單是佛教，儒跟道，這儒釋道在古時候稱為三家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；由此可知，古時候並沒有把它看成宗教，這是很值得我們省思的。三家的教學確實有共同點，我們中國諺語常講「英雄所見，大略相同」，都是主張要專修。所以，我這次到日本訪問之前，台灣王財貴博士到香港來訪問我。他這些年來在台灣、在中國做兒童讀經的工作，做得很多，也相當有成績。我聽說最近是遇到一些困難。他來找我，來問我，我告訴他，我學儒、學佛都掌握了原則，這個原則是講方法。儒是佛的基礎，這個我們中國人，中國學佛的同學不能不知道，你的佛法為什麼學不好？你沒有儒的基礎，為什麼從前這些祖師大德都能有那麼樣的成就？沒有別的，他有儒的基礎，就連印光大師你就曉得那個儒學的根基多深！李炳南老居士儒釋道三家都通，所以他能有成就。

當年在印度，諸位要知道，你看看佛在戒經裡面講，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，佛講得很清楚，這個佛學怎麼學法？先學小乘再學大乘，這是佛弟子。所以小乘在隋唐時候傳到中國來，經典很齊全，就是《四阿含經》，現在在《大藏經》裡面《四阿含經》。《四阿含經》部頭算起來差不多有三千部，跟現在巴利文的經典，這是南傳傳到南洋這一帶巴利文的經典跟我們漢傳的《四阿含經》一比較，巴利文經典大概只比我們多五十部的樣子。三千多部，這相距五十部，你從這個地方去看，我們對小乘經翻譯得很完整、很難得！

在唐朝時候小乘有兩個宗派，有俱舍宗、成實宗。所以那個時候形成宗派，一共大乘是八個宗派，小乘兩個宗派。可是小乘在唐朝中葉就沒有人學了，所以這兩個宗也就不見了，這是什麼道理？我們初學佛的時候總是有這些疑問，老師給我們解釋，他說中國的儒家跟道家代替了小乘，儒跟道的思想就已經通了大乘，從小乘通

大乘，學儒跟學道再進入大乘，比學小乘進入大乘還要好，所以中國人就放棄小乘的修學，著重在儒道，是這麼一個原因。

中國的學術基本的修學原理原則，實在講就在《三字經》上，《三字經》教童蒙的，教六、七歲小朋友就開始念。前面八句話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這是教學最重要的一個理念，你要肯定人性本善，跟釋迦牟尼佛在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裡面講的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其他的經上沒這個說法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就跟《三字經》上講的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一個意思。

所以你要肯定人性本善，你才能談教育。那為什麼變成不善？下面就說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這孔子說的。性，講到性善，性本善大家一樣，沒有差別，「習相遠」，習是什麼？習慣、習性，習性把我們拉遠了。因為有習性，才有十法界，如果沒有習性，只有佛法界沒有十法界，這個差別就拉大，習相遠，這把事實真相說出來了。為什麼有一真法界？為什麼有十法界？為什麼有六道？為什麼有三途？習性，習性不是本性。所以底下就講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。假如你要不教，你要不教怎麼樣？眾生會隨著習性流轉，隨著習性這才有輪迴，這才變成不善。你看看八句話，把這個事情講得這麼清楚。再後面兩句講怎麼教法，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。所以我跟王財貴講，我的一生求學就是遵守這八句話，要專不能雜，雜就壞了。

我在台中親近李老師的時候，我三十一歲跟他，這個時候看到李老師教導我們這些方法，完全是古人傳統的這個教學法。李老師沒有創新的，都是遵守傳統的，那就是專攻。我們同學二十多個人，二十多個人，李老師開班像什麼？教私塾，用私塾的教學法，兩個人一組學一門東西，你只可以學一門東西，別的同学可以旁聽，這老師就教兩個人。教兩個人，那時候兩個上台講演講經，一個講



國語，一個講台語。兩個人同時上台，講稿是完全相同的，一個用台語講，一個用國語講，好像是翻譯，實際上他們兩個同樣的。所以是兩個人一組，兩個人學一部經，其他的人旁聽，沒有教導你。輪流，這兩個人這一部經學完了，好，再輪到你，再兩個，就一門。同時想學兩門，老師是絕對不會教你的，他很老實的說你不夠資格學兩門。

所以他老人家教學的原則，我跟他十年，一部經學好了，好，學到怎麼樣？要他聽得很滿意。你上台去講，他坐在最後一排聽，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擴音器，他最後一排要能聽得清楚，聽不見你就不及格，你的音量不夠。不像現在有擴音器，這方便多了，那個時候沒有。所以要他聽到滿意，然後答應，你再可以學。我在台中十年，十年只學了五部經，那老師對我是特別優待，在其他同學就沒有這種機緣，我學了五部。這五部要說給你聽聽，你都會好笑，為什麼？小部經。我第一部學的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比《彌陀經》還短，第二部學的《阿彌陀經》，分量都很小，薄薄一點點，第三部算是一部比較多一點的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，第四部學的是《金剛經》，最後學一部大經，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，我在台中十年。那像這五部經在普通一般佛學院裡頭，一個學期（半年）就學完了，我們在台中要十年。每學一部要老師同意、通過，你算是這一部可以了。

所以我們在台中，我跟我的同學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的時候，我提議我們學一部經，這一部經學會之後，至少要講十遍你才會熟，熟透了才能變成自己的。你要沒有機會講十遍，你不算是這個東西學好，學講一遍、二遍，這不行；這十遍而且要很密集，一遍講完了，頂多休息一、二個星期就要講第二遍，你才能連得上，那個學習的興趣才高。所以這一定要專，決定不可以同時學兩部經，那

是最大的忌諱。我們講經也如此，同時講幾部經，你的心力不能集中。你學一部經，戒定慧三學都在裡頭，你依照規矩去準備，去學習，去講演，依照規矩是持戒；你的心念念都在這一部經上，那就是定，有戒、有定他就生智慧。所以你一部經講十遍，遍遍境界不相同，這就是進步，這就有智慧，一遍比一遍好。

那麼講經，我們初學的人要寫講稿，第一遍講稿寫完之後，講第二遍這第一遍講稿不能用，要重新寫講稿，你才會有進步。你要是拿第一遍的講稿去講，你講一百遍還是那個講稿，永遠沒有進步，所以不可以用以前的講稿，要重新寫起，你才會有進步。所以，這學習是非常艱苦，要吃苦頭，你不吃苦頭不行。中國諺語所謂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，決定不能懈怠，決定不能偷懶，絕對不要去找便宜的路，沒有；一定要依照老師這個教導認真去修學。

我們從老師的教學，再想到中國古時候私塾裡面的教學，李老師教導我們講經完全是用私塾，所以我們才體會這種教學的方式比現在學校高明。縱然是現在學校的課程，如果用私塾那種方式，我想收的效果比現在學校的效果要加很多倍。你看現在學校，譬如說是一個學期給你排上四門課、五門課，每天第一個鐘點第一堂課，第二堂課又改變了，第一堂課國文，第二堂課可能數學，第三堂課是理化，你這樣修學，課上完了，還沒有吸收又換新的，這個問題在此地。

如果用私塾教學法，我這一個學期還是五門課，譬如現在一般一個學期大概是二十個星期，五門我平均起來，一門就是四個星期，四五二十，我四個星期專門上一堂，上一種。譬如我上國文，我這四個星期專門上國文，第二個單元四個星期專門教數學。四個星期差不多一個月，學生的頭腦就想一樣，肯定那個成績超過一天排上四、五堂課，所以這是方法，這就是專。在中國，他還不是講好

像這一年當中有幾堂課，他不是，他一定是要你有一個成就，才能夠換第二門。譬如說文學，古人教學他是把德行放在第一，人要沒有德行，不懂得倫理道德，你學的東西多了，你將來造罪業多，那真是多學不如少學，少學不如無學。無學，你造作這個罪業，你害不了很多人，所以它把德行放在第一。

中國在早年，民國初年的時候有「修身」這一門課，我看到日本也有「修身」這一門課，現在沒有了。沒有這門課，倫理道德就不要了，這社會動亂的根源就從這來的。所以我們今天為了要挽救這個教育，我們澳洲淨宗學院的學程是九年，前面兩年就是修身教育。修身教育我們教什麼？我們教《弟子規》。這個東西不是叫你會背、會講，不是的，你要做到，字字句句都要變成自己的生活行為，為什麼？這是戒律。以這個為基礎，還是以儒家來做基礎，然後我們再提升到三皈、五戒、十善、《沙彌律儀》，這是出家的；在家的居士他是三皈、五戒、十善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我們照印光老法師的教誨，奠定我們的倫理道德的基礎，然後這才能學經教。

在儒家四書五經，你能夠通一經，能夠通二經，一經通了，你才能夠學第二部經，第二部通了，你才能夠學通第三部經。如果你能通五部經，你就全通了，這就是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，這才叫做博學多聞。五部通了之後，其他的全都通了。我在台中，這給諸位是做個例子，我就學的這五部經，五部經稍稍通一點了，《華嚴》我沒學過，我現在講《華嚴》。《華嚴》是大經，我啟請的，我們八個同學啟請李老師教《華嚴經》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我在台中聽老師講《華嚴經》聽一卷，第一卷，第一卷聽完之後，我懂得了，我會講了，全經也會講。《法華經》我沒有聽他講過，我看他的講經筆記，我一看筆記，那《法華經》我也能講了。我這五部經都

不是大經，總算是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跟《金剛經》、《楞嚴經》算是大經，但是前面分量並不多，這就是古人講的「一經通一切經通」。你說捷徑無過於是，這才叫做真正的捷徑，為什麼他懂？智慧開了。

你要是學很多經，很多經論，你只能夠學它的皮毛，只能夠學它的表面，你不會開智慧。不會開智慧，換句話說，你學十部你就懂十部，你學二十部你就懂二十部，沒有學過的你就不通，你的虧就吃大了。所以學問之道，無論世法、佛法，貴精不貴多，貴專不貴雜，萬萬不能夠雜修，不能夠多學。一定要記住，儒釋道三家終極的目標都是教你開智慧，這是真的，真實教學。智慧不開，不行！開智慧的時候一切都通達了，學過的通了，沒有學過的也通了，這叫真實智慧，你才能起作用。譬如說你接觸群眾，群眾提出的這些問題，你都能解答，很多你沒有學過的，為什麼一聽就能解答？智慧。

就像在中國，大家曉得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他不認識字，他沒有念過書。他親近五祖忍大師的時候，那個時候他二十四歲，忍和尚跟他講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沒講完，只講了三分之一，那個講完全講大意，輕描淡寫，只講大意，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他就開悟了，這一悟，後頭就不要講了，全都通了。那我們要問的是惠能大師為什麼會通？會悟了？沒有別的，心清淨。他有戒，他有定，所以這一點，他智慧就開了。我們可以從他初見五祖，頭一天見面的時候五祖派他到碓坊裡面去做工，分配他的工作，他這個時候跟五祖說了一句話，他說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」。五祖聽了之後，趕快去，趕快去，別說了。他為什麼？如果是我們，「弟子心中常生煩惱」。他常生智慧，他心清淨。

所以在碓坊裡面工作八個月，老和尚才第二次跟他見面。見面

還試驗他，在他碓上敲了三下，他就懂得了，半夜三更去找老和尚，老和尚跟他講《金剛經》。這講完之後，第二天叫他趕快走，這個地方你不能住，趕快走，衣鉢就給他了。傳衣鉢給他，二十四歲，這我們要曉得。他在逃難期間當中，遇到有比丘尼讀《涅槃經》，也讀了多少年，不懂意思，她念《涅槃經》，念完之後，他聽了之後，能大師就跟她講（無盡藏比丘尼），這跟她一講，無盡藏聽了就開悟了。能大師會下一生有四十三個開悟的，無盡藏比丘尼是第一個。

法達禪師念《法華經》念了十年，沒有開悟，去見他。能大師說《法華經》我沒有聽過，你念給我聽，念到第二品「方便品」念完之後，不要念了，我都知道了，講給他聽他也開悟了，什麼原因？專，沒有別的，專能得定，能開悟，雜就不行了，雜就沒有這個效果，所以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所以要記住，儒釋道三家古聖先賢教人都專，專精一門，所以古人講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你會開悟，這個道理比什麼都重要。

我們要想在漢學或者在佛法真正有成就，不能不遵守古人的規矩。古人的這些原理原則傳了幾千年，沒有人能推翻。你今天說捨棄不要了，自己搞個花樣來搞，你很難成就，為什麼？你心是亂的，人家心是定的，定生慧，慧能解決問題，這是我們不可以不知道的。所以世法、佛法無論哪一門學術，你要想成就，專攻，你成就得快，你成就得紮實，你成就得廣大。好，這個問題我就跟大家講到此地。

主持人：非常的感恩師父在百忙之中，在旅途勞累之下，還能夠這麼樣的諄諄善誘，給大家開示這麼寶貴的修學的方法，真的非常的感恩。再次的感恩老和尚慈悲。同時我們也很感恩中西先生來到我們的「仁愛和平講堂」，他今天是從日本的京都坐車來到奈良

這裡，參加我們「仁愛和平講堂」的節目，也感恩他給我們提出這麼寶貴的問題，謝謝。更感恩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，謝謝大家的收看，阿彌陀佛。